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文會堂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

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怨慕怨已之不得

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

五之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九 萬章上 敬復堂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
 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按
 怨已慕親集註本自冒下以立解輔氏申明註義則其意
 益顯矣本文尚只宜渾說○說統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歎
 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
 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存疑怨慕兩字相
 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
 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
 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
 則曰怨慕終只曰慕○條辨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
 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當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若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

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

親必不若是之恕然無愁也按下四句正其不能

於我何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

紹聞編竭力耕田承舜征于田說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

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

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推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

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
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摘訓共為子職緊跟竭力耕田
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為子職也
敦復堂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蒙引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夕思維，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

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按引楊氏語正曲為孝子之心寫照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書傳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

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舜居

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又

言一年所居成聚，謂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歷舉為下節人悅之好色富貴起家至觀

其教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統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閒。耕稼之如便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

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微庸已在位矣。為其自畎畝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跋起末二

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集解窮人無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好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字自拆開不得。○說統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此是下文伏案。○玩為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下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說統此節

覆說上文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是終身慕子，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按本是說怨，此乃說憂。蓋說怨則猶有怨親可疑，說憂則自無可疑。故特指出憂字，而怨字之義益明。慕字之義亦到。○精義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輯語終身

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坼。而干霄蔽日。艾美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坼者而已。

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

其終身慕可知矣。精義楊氏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

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

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

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

者。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

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揚雄亦曰。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死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

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怨

固以其不得乎親。而然到得底豫。後則怨已融於慕之中。

但見其為終身慕而已。○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

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

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

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

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叫他。去浚井。待他人。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是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看窮索。教盡。莫

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說舜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雖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才隔得是他台下渾全無少欠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按此二條學者當時時體驗不獨爲本章書義發也。○慶源輔氏曰心才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

以讎怨於父母也

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

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存疑以對父母見對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番憎怪是徒見對於父母也。○精言以對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對之也對在父母所以致其對者是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輯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

眼光皆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

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

孟子未備之意愚按程子以君治

之之說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故孟子當日更不必云爾

非真意有未備必待後人補也○吳氏程曰帝亦知告焉

十字作一句讀○說統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

患瞽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

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占人成人之

孝如此○程竹山曰瞽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

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瞽

也○輯語聖人作事上下四方均齊方正正自如如此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抵都禮反忸女六

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

瞽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不必深泥當年問答

語意所重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不在此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
 也張弮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
 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
 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
 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
 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
 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
 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大凡看書
 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
 章重在象憂亦喜程子曰象憂亦喜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
 是為至文集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
 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
 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
 理人倫正謂此爾○精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大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
 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或問楊
 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
 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聞楊氏語
 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為
 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慘怛心便不寧手足
 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

萬章上 敦復堂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

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去水而復入水光景為下面

一方字埋案。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

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語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輯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

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蒙上不知作翻身仰射勢見得不是不知定是偽若不是偽非不知而何却不自有誠字一面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

產一段正所謂可欺以其方也難罔句只觀說○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

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

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即一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

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偽對舜之信象喜象一

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偽正為上文兩亦字透出骨子○敦復堂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

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像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曰：放焉。另說二句連

讀便害理。註中實字誤字宜着眼。或問小註或曰：放焉。看末節只合虛舍。條辨封與放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

之情。是天理上事。放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放與殺雖輕重有差。然可以族即可以殺。孟子所以必辨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者，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虞書：帝

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為黨處。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殺其君也。蒙引：書作竄，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殺

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水無功書傳殛則拘囚困苦之益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訓以誅非殺之也方命圯族本堯典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敗族類言皆不仁之人也翼註誅不仁也

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字猶云四誅也天下服服其用刑之當罪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集解仁人固如是乎緊項有庠之人奚罪焉語氣却直貫下二句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流毒有庠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藏怒謂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

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說統因後曰為天子不使道念

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愚按可怒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照饒氏說

自妥○四書脈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封之有庠下方就舜說○輯語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庠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

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愚按斟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末句可謂

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為天子亦緊與立為天子相對

在萬章以舜立為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為身為天子正宜封象見地天

淵只從仁不仁雜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萬章上

敦復堂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

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已揭明。此節解似放之疑。放字全在不得有為上。使吏代之治。正象不得有為處。益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直接故謂之放。句已繳明。問意。然為解似故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庠之人。奚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足不得有為之意。下復脫開。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仍轉入親愛深處。

紹聞編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源其國。舜之為此其意猶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羈。而得以源源而來。

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

有庠之君。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行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

岳則有協。時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蓋

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

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合訂雖然以下。不但不是放。非其所以封之者。亦較尋常分業。衆士

之諸侯不同。乃見聖人愛弟之仁。不然。只泛泛與一切。功臣同姓分封。猶不見聖人愛弟之仁。到極至處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

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尊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未節雖言有愛之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究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幹轉併歸一路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始哉嗟嗟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

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箇

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遂擬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之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一

敦復堂

似說來鑿鑿有據鄒倍極矣。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

乖亂天下將危也。精言自盛德之士至殆哉岌岌乎皆託古語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乃蒙問也

語字分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

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

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為舜攝之證既以明其無臣堯之事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為天子矣見疏

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為臣

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為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

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兩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

而舜則臣也堯崩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

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

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威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尊卑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

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語類是前去逆也追迎之之辭雲

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三章曰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子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教

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

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或問小註所謂逆者

其至不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

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

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人之

說橫於胸中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故使義理可通
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邪書其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
實有所不可行乎○集解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
父正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
辭○蒙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
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徐渭川曰意非意想
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面去等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象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得之之字以說詩之法言。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存疑普天四句辭也我獨賢勞志也况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子遺之難以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說詩之妄。○鄒嶧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無臣父之理其故尚在下節。

孝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

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

看集註提明此二句便見得言

子此節自是就瞽瞍見在所處地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一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愚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豈有使之北

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固非尊之至者不能。面而朝之理乎。與北面而朝相反。詩大雅下武之篇。言王能續太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土既言讀書之法以

破成此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

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

為天子之父備序四海九

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

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左

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條辨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下四句方貼舜說

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為

孝之至而可為後世法則也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而為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為大孝無推本舜山孝得尊養之意○輯

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正古重今橫塞

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

熄自無可置喙處矣○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

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足則引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

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

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

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見音現齊

側皆反

善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蔡氏曰敬其往而見之敬

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四書通蒙之說所謂父不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警叟變齊懷此舜之盛德處皆叟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

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運朱此節當活看不

是善旨實有是解亦不是古語父不得而子必作如是觀須識得與伊尹章以堯舜之道要湯同一語妙無庸探泥

節辭無臣父之理重為天子父四句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若既尊之養之則替叟之分

尤陸於舜安得謂之臣父。精義尹氏曰萬物分錯則懸

諸天衆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愚按章內歷引詩書正

所以痛關齊東野人之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援不能二字下

子一人之私有故白不能私與。上有天。下有民。天與人與都已隱攝句內。○小心齋劄記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

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白非如洗耳沉淵之說出白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

這又是極好底事非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

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

子曾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

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偪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

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故特尋這箇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
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底道理
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底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
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下為
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雌
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固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天子
非惟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
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按萬章置堯問舜妙於對面更端。孟子答以天與仍從本面坐實。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頃欲討一憑據故兩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 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蒙引問行與事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

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
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出乎身行也加乎

民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按章豈不知天不言孟子

却覆頓一句醒出以行與事示之才見得天與自確然有
憑有據又妙將示字換他命字見示之以意更不待命之

以言而已矣三字正十分着力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小反下同

暴顯也言不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

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

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夫

民將使君臨之意受字有天順民歸意○語類問堯薦舜

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

暴之於民其中皆各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

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條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

乎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

歸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

聲

四書脈所謂薦暴而受等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惟有

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士而

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

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所能也○存疑

萬章上

敦復堂

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貢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語類問百神享之日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所晴得晴所雨得雨之類。說統安字作服字音即若于政率于訓是也。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神享民安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即月林曰天受之是天以天下與之民受之是人以天下與之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按天與之繳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煞得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 潮音 細大音 快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

也。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則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與之意自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直員到故曰天也住蓋惟天使之罔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凜然不可犯。一條辨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堯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萬章上 教復堂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未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樂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驢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繳到天

見上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

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潮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

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州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

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

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

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益殆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或問小註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

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傳賢而傳子便無此一薦矣。堯薦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曰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少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

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
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

六句申堯舜之所以傳賢啟賢四句申禹之所以傳子內
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湊着處故言舜禹有天下必兼
言堯舜之子之不有天下言啟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有
天下論章意辨人言德衰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上而以爲
相久近相形則賓主不混。啟賢賢字只與上不肖相對
不必牽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支離
至啟之所以爲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王相傳心法
只是一敬敬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
即朱之所以爲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爲相
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爲均之爲子有賢不肖之異
非父所能爲故歸之於天末二句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
又推開泛說以申所爲皆天之意

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

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

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
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
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
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
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
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
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
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
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
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別爲
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
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
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
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入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為亦有辯。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為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豈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精言。上句說箇為字。則必有為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舜禹之子啟為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為主。總是明禹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憫德衰義已盡矣。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輯語上文解說禹德之不

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族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故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兩條對舉。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千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為天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自當相。故甲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以見與賢終於舜。雖仲尼而仍為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局。因禹益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而暢言之。

故不有天下

陳伯王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揚章意益

為主。下節伊周皆客也。仲尼則又客中客。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忌。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守先業，即

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興。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為亦不有天下。則以遇繼世之君賢，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其子賢為

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此其所以併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與其官天下而亂，毋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為德衰矣。按好為翻案者，每不免扶辭漢之詞，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

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

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便是有舜禹之德。

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大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按語類或問中頗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

証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

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仁山金氏曰：

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家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

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

大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

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

此本尚書不同，據採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為正，故特存之。

然閱前輩文守溪主程新鄭主趙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

艾，是脩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

之功來實天啟其明，毫商所都也。欲使繼世有天下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士雅曰：於伊尹述其

虛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於周公言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容。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廢成王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則均為天意所不屬耳。此於周公所以但言其意而不必復徵其事，以事已詳見于益尹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南軒

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

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

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

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

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叙禹事

止言若堯崩之後云去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

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

又是敘事叙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叙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

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去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

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

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衢之

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

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

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

甚實也○紹聞編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

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

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

亦以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為非

○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也伊

尹之所樂亦豈其在此而己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

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

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

樂音

洛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一介

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紹聞編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歸也不以小事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為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為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會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述朱否不然語似重疊意自不同否謂人言非理不然謂伊尹所為不然時解有以否為語辭者非也前後諸章皆倣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幣幣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戶驕反

器器無欲自得之貌無欲是無慕於人照我何以湯之聘幣為自得是有得於己照我豈若處

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咏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曾何足以動其心哉○說統篇三句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誦讀樂道時早已炯然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卜其可以有為然在我實有不為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誦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理自然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箇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語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

大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

愚按看似二截實自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為已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為已任仍是若將終身中全副本領舉而措之耳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後起者踐坤順也

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伊尹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既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非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己身幡然乃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獻敵之說矣

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許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

緊承上交申明已所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精義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

是自然心中有所覺悟

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

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

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皆之皆睡他人未覺來

以我先覺故播羅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

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達既明明德則

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

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輯語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公先後耳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三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婆心本

天而天下不狗已私亦并不狗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

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仰敬畏此三句正見

顧認明命之旨着一語矜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

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愚按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輕重間須正襟危坐

將本文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真切語說統斯道即

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輔君以覺之正

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按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

後之伐夏體則出來愚按緊承覺民此為近脉但前後亦

須照管得到○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向堯舜之

道生來愚按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舉而措之斯民者

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興治舉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

斯民者覺則登祿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為己責○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

雄試經濟者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

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處○天下之

重只在道上看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

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

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闊割烹不義○說統

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

其心而實其事摠為下文况辱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已以正天下者乎一何張本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緊承上如此二字脈

釋內溝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己者不

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慶源輔氏曰辱己實由

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於枉己不可以為未甚

而能正天下者也按此非本義然學者正須猛省若伊尹

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說統吾未聞枉己

二句即從伐夏救

敦復堂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
會割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決不曾割烹要
湯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蒙引有四箇或字當作四

仕者言去不去以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
既仕於人國者言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說統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

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辨伊尹之
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去者以重進其潔身易和

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語分輕重○集解潔與

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
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要所在而已

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然見尹原是聖
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
不同稍一游移便成鴟笑非所以痛關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集解以上辨割烹意收拾

己盡此不過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既曰堯舜之道便不
可以為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

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尹即要湯亦是以堯
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

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樂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樂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毫也

愛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

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執彰彰可考豈辱己者所能為

故辨割烹之誅而終之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

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于進如高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

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于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雙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

集解於衛主顏雝由一句提起便見

聖人不苟於主與下

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

引彌子正與癰

直相形兼及其妻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第欲藉是以觀聖

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為彌子之言所動者○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

者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侍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為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誰

致復堂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

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

孔子一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生而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語類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

○紹聞編禮義分屬進退者禮主辭遜義主斷制難進而

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

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進退

無不皆然但之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

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

在我者有禮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

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令

一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

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

何之命語意一前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蒙引皆

主禮道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

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

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呂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九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以字須道得從容中節若過於着痕便不似聖人分上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陳侯名周陳

公子為楚所滅故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開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官貞子其謚世當是貞

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為宋司城卒於宋而謚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

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癡疽侍人比也專稱其謚則其為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

倒裝書法見其所主之賢耳

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癡疽侍人之事乎說

孔子當阨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况齊衛

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阨方合上下文

語脉與章意相關慶源補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癡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彌子也是

之則必無主癡疽侍人之事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癡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集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文為孔子引証須側注觀遠臣一邊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范氏曰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殺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問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

紹聞編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為人飯牛殆如傳說版築膠鬲魚鹽之類爾○說統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汚蟻

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折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萬章上

敦復堂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賂秦穆姬按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為秦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為下故不諫而去之秦

賂者誤也說統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

由為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為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

也叙列假道一段摠見虞公驢貨悞諫奚之不諫為智○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皆是也宮之奇

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

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若是愚按此論
良是但孟子此番稱外意只在叙奚之出處為下文論
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必較論兩人優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嚮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成其君謂成就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集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分兩截看大旨只是註中

百里奚之智如此推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

有以推無即此以推彼夾無識見高明功業卓犖而人品

卑汙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前四段從不可為智

反跌入智其說智處雖不更結食牛却仍是中解非不知

食牛干主之為汙意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

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夫以

反斷也第一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

此句為綱隨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

之為汙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為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

奚固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然知廢知與何一可謂不

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為主下二層即從此遞推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苟

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

註其賢又如此着一又字自是滄進一步說奚相秦事實

於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錄之經此其顯君傳

百里奚之賢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以第

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

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薛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

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

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按晉君料

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

不必諫之說○于忠肅曰使管仲無在桓一段功業終有

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

奇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

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或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或之舉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至氏之言，則慶秦穆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輯語割烹三章，時人撰此說專為自己卑汙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孟子歷數痛關之所以正人心，扶世教，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

文會堂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貪昧無覺以知言。廉者有分辨。無知覺則

無分辨矣。頑夫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廉頑之變也。志謂有堅立強立之志。餘並見

前篇。或問小註。前四節要刻劃清任和時之分量。○集解。目所接言聲色該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事使二句以耳

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身之出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汗浼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此二

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攘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居

其地不忍是不耐意非憐惜意思與鄉人處只是就不忍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此所以為清之極當紂之時三句抱

證上文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未推到開風興起便見是行造其極之聖人。○新安陳氏曰

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

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說統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

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

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

狀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本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

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為主大之生民以下總是發明

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是以君民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已任味

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頭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

皆進條辨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按節節見任字精神故末用一語結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鄙者褊急瑣細以量言薄者苛刻寡恩以情言敦厚也餘見前篇翼註首六

句是事上之和次二句是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說統由立朝說到居鄉摠之不分爾

我不懼世浼此即惠之寬處敦處○條辨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親聞風者而一聖之清和愈見都是極大形容他清

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和可以包敦與寬敦與寬

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清和分位則聞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固須看得有分寸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根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先

接淅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集解去齊則接淅而行言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

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泥專指去齊者

謬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必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者謂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久以至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是以時四而字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為下文聖之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摠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遽顯○袁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叙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集大成可以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

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

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

非速也家引遲遲吾行也蓋因于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也遲遲也遲遲

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

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

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翼註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

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又曰此聖字兼知

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

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

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無中鵠問既是如此何

以為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

是無纖毫查滓曰子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

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

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於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

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可以謂之聖曰聖只

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

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

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

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

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

所及也○集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一語已

該下二節立說○文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

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彼其清且和也蓋得

於所以直以爲聖人而又立言以救其弊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吾夫子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隨時

乎和而非一於和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

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

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南軒張氏

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

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輯語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

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存拆

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或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

是任底意思在語類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

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

敦復堂

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
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
則孔孟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
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以是任以天下之重雖
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亦終是和處多○說統清任
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
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
條辨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成其為聖自後人
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
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語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

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吳因

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

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眾小以為大也○精言孔子

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玉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

子說故云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位。○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成者樂

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

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是死字作活字用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

言也。精言猶言脈絡所謂一件是一作彼此各有頭項故云指衆音而言。○語類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

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

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學得箇絲頭智者知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則是各拈得一邊耳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輯語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節笑出箇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此。○愚按本文所言智聖自專上孔子而言此處集註虛釋字義則兼三子

內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苧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

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遂以玉振

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

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中聖之在亦然蓋合下便

就這上面禪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拈這一種義理上秋意見得這清任

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上張這一盞重了亦是私意。○金聲

上振只是解集大成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

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在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

敦復堂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按此所云金聲玉八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一音自為始終者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即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周禮鍾師註以

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大則特懸以取其韻文集

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

是首尾用者語類古人作樂擊一聲鐘眾音遂作又擊

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宜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

成李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眾音之條理也

眾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

終所以終眾音之條理也眾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

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眾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脈絡

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

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應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看出○精義

張子曰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教復堂

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統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神而明之周於事始於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周流默而成之微於事後故曰終條理○集解智聖始終在孔子亦非真有先後就其一時微始微終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始條理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離了始終則無以為綱紀而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則更綱紀統貫箇甚惟聖人義精仁熟為能統貫條理而始之終之○按智之事是言孔子智分上事聖之事是言孔子聖分上事或泥事字認作工夫南軒因以屬之學者而伊川亦以孟子為學者言不敢載○文集孔子之謂集大成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以下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分毫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雜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

亨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智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備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全而論其備也○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振之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之者一全一闕財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愚按本文金聲而玉振之也語勢欹側金聲字微頓而字微轉玉振之字即指上所聲而言聖由於智意即此已寓不必顯然提掇預奪末節也○說統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智由聖智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金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末節不得力○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言此必非其自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木古樂經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中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時中也語類中便是中處○問孟子

望得那準的正子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

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

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

所謂道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又口以緩急論則智居

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按此見力自不可少然本義却

以巧為重○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

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

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

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問三
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
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
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文集至中固不當以始終
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用也○黑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
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黑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
始無以為終而孔子之聖非其聰明睿智何自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本節特取喻於射之妙兼巧力自是專主孔子
而言○中在既至之後而所以中在未至之先與上節始
終條理仍是一意但上節猶是分言本節乃合言蓋為智
聖寫照巧力原拆看不得故末句只以其中非爾力使人
言下領取○存疑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
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於

三子處出其巧力兼全聖智兼脩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

是以行之盡語類曰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

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

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竟各失於一偏非終

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

如此否曰甚好○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

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幸至乎

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

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

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

焉其本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

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厚而論之則三

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

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 三子猶

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條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

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

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宇與天下而不敢

萬章下

七

敦復堂

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按此等意北宮氏問中尚未之及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蒙引所為兼并

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惟兼井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

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以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其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

綱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位以爵定五等通於天下存疑此專曰為君者言上自天

子下至子男六等施於國中此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

皆是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

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義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

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

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

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

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

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

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不可減少不可增○徐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
 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
 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
 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
 以功詔祿原是天秩天叙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
 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棋布設官
 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
 定制並無猜嫌防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輯語聖
 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
 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
 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
 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
 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
 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
 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
 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氏曰田以祿分○或問孟子所論班爵

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

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

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

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

○說統上節說天子一併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姪此節說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借○集解千里

百里此舉土田之可以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山川林麓
 不在兩至如顯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
 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顯與
 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
 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
 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稱公外此雖勳戚如太公至
 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
 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

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爵不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

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

通然自可兼訓功字之義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惠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

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

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

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

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

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

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

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

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始周

禮之末失與○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

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

食之祿以地為準非受之以國也○集解古者諸侯入為

卿士卿士亦出為諸侯其分本相同况諸侯捍禦於外王

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

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谷訂

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

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

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萬章下 敦復堂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如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淺說徐氏說君卿大夫

夫上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按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

人全所共徐氏以開方法計之一條太瑣悉難據故不載

○語類曰大夫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

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上

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

賓容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

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是為國君制祿但只

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大

國地方百里句見君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

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方正說卿祿

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祿足以

代其耕足上句意代耕只就下士說蓋本文其字屬下士

不屬庶人在官庶人在官解在末節不得預占徐註田百

畝三字亦是從上面二百畝大槩說來其實下士雖列爵

於六等之內為己仕之臣亦祇有祿無田但受祿於官庶

如田之人與庶人在官者無異故朱子復詳於自註下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麻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繻役者

○語類問府史胥徒不知昔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

孟子集注本義匯纂

卷之十 萬章下 敦復堂

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入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閭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嘗經施行也使其有之入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取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按土之無田上士中士皆然而集註却主下士說明其所以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如田之入也但下士自為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為率方合中士倍下士之數徐註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照末節而言蓋末節以是為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為下士設也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通氏曰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寔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

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

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

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

不同○國通小則事亦通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

之費亦當遞減此其所以

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

爲差

食音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

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

等○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

類簡而分○祿辨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

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爲

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

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徐思曠曰看末節乃知先

王大憲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

一毫不苟方是不泄邇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節濶目

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

若以爲勸能防貪搜奸釐弊又是蘓氏父子議論矣○輯

孟子集注本義卷之十 萬章下 敦復堂

語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而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耕者二字原從上文代耕字生來○精言食五人以上只解一耕字末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才苟能理煥使之耕必為上農不食以九人不可也才堪任簡使之耕必為下農不食以五人不可也本節正意只如此至井田封建相為表裏與重農馭吏無所偏倚及推而上之等論皆餘意也○昭聞編本節言庶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土想下土之祿○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語類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方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按此所云王制乃指周初王制而言若今禮經所載之王制則出自漢儒手又後於孟子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固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

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昭聞編周書分土惟二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註

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為定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

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大指

末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未世上驕下語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按本塞源之意○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為友者自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煞友其德也句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我大旨歸於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照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有其家看出而五人之不有其家知正從獻子與之友看書末二句又忽作反掉正見五人之不有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應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瀉語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解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
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
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
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
參差乃正以事我一輩為師之友之
作觀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
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譚之

仲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辨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
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
吾非正坐無以養
之子何不悅乎 乎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按三則字一雖

字皆極形乎公之敬亥唐而復以蓋不敢不飽也一句足
之以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
轉身追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
之於亥唐則知所

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不能推廣
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
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
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
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
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
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證
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
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
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之友
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

尚上也舜之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祖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說統館貳室是接禮之盛亦饗舜

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王之相得○述來四節皆為不挾

至即為友道之極○象引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

要見此意○輯語天子友宰相諸侯友匹夫猶未為奇惟

天子友匹夫遂成奇語○愚按開頭說友德說不可有挾

孟子胸中便已隱然存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

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孟子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逐

節卸到此逼到至處而以堯之友舜當之然後暢然意滿

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語極奇而義極穩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

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象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

○顧涇陽曰：章內側重不狹貴說，然貴貴尊賢，義實相成。故末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條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敵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狹貴而。○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按總注：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狹貴荀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

交以道二句在內。○條辨：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為當卻而不受。○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必此，雖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交際即暗指諸侯說。○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己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刻，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萬章疑交。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

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

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

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

也有竊計其不恭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尊者之所堪到得不受則不恭之情狀益暴露而無餘矣

故白文只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

耳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愚按未有自家見得如此而人

而人不以為如此者須并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

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邪愚按所謂根上一轉者乃辭轉出他辭也蓋萬章疑孟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直以不義卻之因致不恭之

請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之不義而我亦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為不可語氣乍看似從辭卻轉出心卻細

按只是就辭卻畧帶心卻轉出他辭請字一直貫下無以

而以相為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交以道如餽

是槩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糊致隔語脈

孟子集注

萬章下

三

敦復堂

此道與禮之分也。○印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饒。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也。○條撻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指出孔子為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喫緊意思。○綴聞編：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聞不畏死，凡民罔

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乎聲，讀書作，慤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說統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

斯可受，禦與是倒，跌語不是疑詞。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譬，無凡民二字，讒怨也。康誥凡民自得罪，子貨皆不畏死，罔弗慤，蔡

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

謂不以聽也。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關之可也

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

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
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
禦尊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按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
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為烈
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
以為亦覺費力不若關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

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
秋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

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

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

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

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

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

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或問小註問充類至義之
盡如何非便以為真盜曰

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解語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
非盜之義○說統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
橫斂說然加一猶字便已見得非真盜矣子以為有王者
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原理法見得諸侯非禦得

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照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精言夫謂非其有數句，正見取非其有原，非真盜，所以必致之不改而後誅也。上下兩層，只一意。○集解集註非便以為真盜，正充類中透骨語。充者推而滿之之謂。蓋論義到盡頭，自是不可一毫妄取於人。故才取非其有，便有妨於義，便有類於盜。若不推勘到此，雖同為不義之類，而義中輕重大小自有等級，不得比而同之。諸侯畢竟不是盜也。類無分，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別義有差等，自是盡情推勘不得。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按此處引孔子事較前交

以道接以禮，又放下一格，見得聖人不為己甚。雖世俗所為未嘗有心示異，况受賜不同。獵較亦何為不可？味本文猶字而况字，所以深曉萬章也。蓋萬章本意原非責備諸侯之猶禦，只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孟子之意固是平心以開釋諸侯之非盜，却正據理以申明君子受賜之未為不可看，而况受其賜乎？正緊對上文。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集解獵較是魯舊俗，孔子亦獵較，只

聽魯俗所為非。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必自同。獵較也。

知孰是。從趙註則較音角，乃角逐也。角以方獵之時言。從張註則較音教，乃比較也。較以既獵之後言。但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上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註為長。張說亦可參用。○愚按以上論君子處辭受之義，所以答萬章交際之問至此已畢。下特因論孔子獵較而有所道及為之兆之說，意實不與交際相蒙。講章必欲前後牽合，竟似君子意在行道，一交際間便思所以為之兆者，夫飲食周旋之細，豈盡轉身世廢興而君子必如此縈心，則枉尺直尋將復何所不至。此等說數害道不小，宜痛闢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按集註特下因孔子事四字便見得非閑論交際本義矣

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集解此節三問

三答皆因孔子亦獵較向生求但問答俱一層脫一層不必牽合前文到末節際可公養才問願交際本旨○非事道與一問意跟獵較然須渾說爲下有奚

獵較一問在兩問總見孔子不當從俗意先簿正祭器未

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正本清原本領與陰移默

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獵較之先貫下二句上句器有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獵較正欲其多而貴

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在所不用矣故獵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由自有

陰爲變之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俎豆之類四方之食即獵較之物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諸類事之端猶繼辨也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

行也翼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

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按爲之之字指行道爲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所行者皆是不專主不改獵較言然本文却是因獵較而

辯論及此。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正不可脫。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

年留於一國也。集解兆足以行是就這朕兆上見道之可

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

三年淹乃見其去之未嘗不決。但此句却是推開泛論。不

專指仕魯言。○通節後兩重問答。即首重問答意為之兆

固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李桓子

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於定公而言

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

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

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

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

也。又曰。三家後來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

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都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

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精言魯所

以弱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

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

季桓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此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

侯。孔子之見也。見行可謂於此機會中見其道之可行耳。

墮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

不即以安三家。所謂道之可行。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一

因字可見後二

萬章下

敦復堂

節只是牽枝。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然後去。此繳上節。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

不卻之一驗也。此并繳通章。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

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故集註以為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說統論

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謂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

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

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若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仕際

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卻以甘蹈不恭之咎哉。愚按：到此就

際可公養上。迴應前文自可。若於前面講交際處。便說為

仕進之地。則於理體俱失之矣。徐思贖曰：吾最怪交際

亦是行道。此論與而借干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

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為獵較辯。耳於交

際。何涉。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

平易近人。以故向用之。機則與內交於禮。直待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

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闢

時說極。○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白好者為於陵仲子

為透快。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為玉進。愚按此章文

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

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逆透末句下文。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

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蒙引：此

敦復堂

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是有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
艾子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仕。○
論為貧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作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若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為貧貧字稍異。上是一家貧，此是祿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按集註提撥道字，未

坐實為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擊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

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按辭尊居

卑二句，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貧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

最卑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方是為貧者所宜語意較上節又跌進一層，喫緊在宜字。○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

為此官，只是舉例以見其為卑貧之極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

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節章意已盡，下

只引證
推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利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

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委吏

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

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見論語序說○或問小註會是總計計是分計

茁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

衆引兩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或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

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輯語任原主行

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

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翼註玩而已矣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

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作不敢曠官職似高於而已矣字不醒○愚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

用全力而已矣三字煞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方與本指相關二說以翼註為合

然輯語意正須見到○語類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可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註末節只是辭尊

居卑兩句註脚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

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迫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

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取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愚按知出位之

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方見得兩句都是為為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

翼註言高不但口說便有于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是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愚按此方是道不

行非不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違便是與此相照至言高只是口說如為委吏言委吏為乘田言乘田此外別

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越職于預乃為罪耶。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按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正見得為貧者不可以居尊也。○孫思曠曰此章

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箇大閑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取

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問于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託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

是千古良劑。○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

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

皆有序不肯妄發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

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成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

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闊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上

中盡要送出。來只管跳躑爆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按此條無。關本義。然讀之。可以增長器識。故錄。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士無爵。士不得

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

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共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章問

君餽之粟。從上士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氓也。固周之以見上之特自此於氓而受君之餽。亦猶受

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義以處事之宜。言掩見士無所於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

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按賜之則不受。又從周之則受。

轉出俱萬章善為推論處○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
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則未為臣不敢受有常
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與
常數賜有常數計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
託乎彼其意倍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
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倍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
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士之自處不惟不
敢比諸侯受託亦不敢比常職受賜雖自倍於氓而不為
辱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庶
繆公之使而不為傲如舜受堯之上位而不為泰在士宜
守禮在君宜重賢要看他
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而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學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極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分明示以使已拜受之勞

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餽節于思以為鼎肉二可也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之未必能繼也而不即常繼

自有其道不然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

道也○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

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
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
不應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
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侮

等氣象○按自是臺無餽繆公但知子舉用也能養者未

思之不悅而究不知其所以不悅也集解不能養便合不知繼粟繼肉

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之道始使之僕僕亟拜終自是臺

無餽兩層俱在其中上帶不能

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頓頭說

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故有如何斯可謂養之問

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使賢者

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條辨

粟肉曰繼只是不令匱乏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

數謂有常數者謬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

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

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

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

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下女字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

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尙未及舉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為相所為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按後三節只說君之待士而士之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苟可知矣須迴合前文不得判然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

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輕是庶人自稱說名雖為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即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聞編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子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曰人不我

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以上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一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去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士與下士以游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士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拆之○多聞與賢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變說下文德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

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集解事之云乎是子思述古人之言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曰以位是全不論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才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終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于乘之君以下就繆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存疑以其所有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

旃旃實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旌以文采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采矣古人之招

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棄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正解招之則來應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召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虞人上推出妙於覆舉上文下又添此一層况乎字乃越跌得醒○述朱以貴者之招招賤者是避其分故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屈

其節煥不可往比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說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
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
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疾疾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其首章曰有饑籃殮有捄棘七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夏源補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我小人所視只帶引然因此正見君子所履為義

○輯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

路之義○夫義路也四句業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

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

禮耳此正對章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按不以其

道其字即指定賢人道即禮義是也即此便可見責重諸

侯意○能由出入都在不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

禮義從此出耳○精言去執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

須那切章意○兩是字要着取○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下 敦復堂

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以頭換面出來自家應酬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作割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勞初頭便勞作兩邊去述此條方括盡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底作用不論大小精粗經權常變無一不是義禮正如道路一舉足而不可不由如門戶一出入而不可或離然則當時諸侯必如何方得見在他國則幣聘在本國則就冠非是則皆不以其道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按然則語

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仍疑不往見之未為是也孟子索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

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比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

不容以彼例此只二語已斷盡故未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旨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

地則皆然 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正是侍中之道故曰

孔孟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按通章論士不可往見而

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自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即公孫丑章古

者不為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即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

宿末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

其善也○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神

理○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

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

以勉強合也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紹聞編已之善蓋

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名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存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西山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

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

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

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按此條專論異姓之卿

若所論貴戚易位之事真氏○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



71020641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入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或問孟子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啟篡奪

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乎若三仁之事則此于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

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精義問

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

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

之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

君也其亦不然矣○翼註問卿是問為卿之道

王勃然變乎色



